周禮正義

周禮正義卷七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疏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者媺古美字詳大司徒疏賈疏云行夫者以身自行於外言媺惡無禮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案無禮當亦謂無聘享玉帛之禮賈疏未晐覲禮賜舍不以幣致注云使人以命致館無禮賈彼疏謂無禮謂無束帛是無幣亦得爲無禮

審矣云凡其使也必以旌節者明此官爲小事特使與聘問不同不得用邦節珍圭牙璋之等故與環人同用旌節也云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者賈疏云無難者卽依程至祗由有難故不時必達者雖不時必達於所往之處也　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者大僕注云遽傳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爾雅釋言云馹遽傳也在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云傳驛又僖三十一年孔疏引孫炎云傳車驛馬也說文馬部云驛置騎也馹驛傳也案秦漢以後凡急事速行乘車曰傳曰馹乘馬曰遽曰驛故鄭許亦分別釋之然此經爲周初典法似尙未有單騎之制則傳遽當通爲乘車漢書高帝紀田橫乘傳詣雒陽顏注引如淳云律四馬高足

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此說漢時乘傳騎驛之制亦以單置馬爲起於後世足證周初有乘無騎矣又案周時傳遽蓋用輕車取其速至故方言揚雄荅劉歆書以行人爲輶軒使者輶軒即輕車也行夫亦即行人之屬凡王官以事巡行天下必乘傳遽通謂之傳遽之事則亦通謂之輶軒之使矣互詳大僕疏云美福慶也者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福慶者美善之事即大宗伯大行人賀慶之禮是也云惡喪荒也者即大宗伯凶禮之二賈疏云謂民有死喪及年穀不熟若諸侯薨之等大事即使卿大夫若春秋王使榮叔宰咺之等有禮不使行夫也云此

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者以行夫下士秩卑於大小行人故事之小無禮幣者則使行夫特往也云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者遭疾病謂行夫身有疾病也他故若虎賁氏云道路不通注云逢兵寇若泥水是也云必達王命不可廢也者明事雖小亦奉王命而往雖不以時至亦期於必達賈疏謂以行夫下士三十二人人數多縱有難必達失之云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者明行人使邦國亦乘傳遽也賈疏云案大行人雖不云身使之事其間問及王之所以撫諸侯之等或身自行小行人云使適四方是身行之事也云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也者明大事雖有故亦必達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鄭彼注云爲致聘享之禮也初

時介接聞命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是聘使死則介傳命鄭即據彼爲說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玄謂夷發聲疏居於其國者於經例當作于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謂行夫隨行人居所使之國也云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者與行人爲役也勞辱事猶司隸云煩辱之事 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者此謂大事有禮使大小行人者則行夫爲之介也云故書曰夷使者謂故書使則介之上多一夷字也釋文出焉使云劉焉音夷則劉昌宗以夷爲卽焉之異文王引之云焉字屬上爲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夷乃發聲故鄭兼有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

非謂焉故書作夷也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
方合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
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劉音誤甚
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案以注疊故書通例覈之王
說是也孔繼汾說亦同劉音及陸讀並失之惠棟引三年問焉
使倍之以證焉當訓於陸意或當如是然非經注義也鄭司農
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者先鄭從故書為說以夷
為四夷也賈疏云後鄭不從以為夷發聲者以經云居則掌行
人之勞辱事是行人所使節云介明還與行人為介文勢不容
與行人別行直四夷使自使象胥何得使行夫也故不從之也
云玄謂夷發聲者王引之云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為之解者

如槀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立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
又賞之考工記貉踰汶則死貉或作貈謂善緣木之貈也輈人
左不揵揵或作券立謂券今倦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
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
無爲句首發聲者案王說亦是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通賓客以常事
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疏]注云通賓客以常事往來
者也者通大小賓客朝覲會同聘覜言也掌交云掌邦國之通
事而結其交好注云通事謂朝覲聘問也此與彼義同云路節
旌節也者據掌節大行人文賈疏云以其道路用旌節故知路
節旌節也云四方圻上者圻與畿同即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

謂距王城五百里疆與侯國畿封相接之處也下文云送逆及疆故知不出畿賈疏云至畿即入諸侯國諸侯國自有通之者也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令令野廬氏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疏舍則授館者此授館據在道言之與入國致館異賈疏云館則送上廬宿市所館舍云云有任器則令環之者賈疏云謂賓客任用之器案任器詳司隸疏　注云令令野廬氏也者賈疏云其職云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故知令野廬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者蜀石經殉作徇案殉即㣃字左傳桓六年注以木鐸徇釋文云徇本作殉徇亦即㣃之俗敘官注云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衞徇環亦謂㣃行圍

綠爲客戒守以備盜竊與後鄭義同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疏】送逆及疆者謂與訝士掌訝同從小行人送逆於竟上也　注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者王制注云幾呵察也苛呵字同詳宮正疏依先鄭說則似門關得幾賓客惟不幾環人故後鄭更釋之云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者補先鄭義明無幾也即謂不幾賓客也周書大子晉篇云委積施關道路無限彼施讀爲弛弛關即謂門關無幾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謂蕃國之臣來覜聘者【疏】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者姜兆錫云即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大行人所

謂蕃國也　注云謂蕃國之臣來覜聘者者明經云國使卽蕃國之臣奉使來至王國者也賈疏云蕃國之君世壹見其臣得有覜聘者彼雖無聘使法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聽其辭以中國覜聘況之耳其實無覜聘也案王無覜聘蕃國之禮若蕃國之於王則不必絕無覜聘但不限以常期耳賈說未然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

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疏】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者夷狄君長來朝亦以禮接之猶大行人凡諸侯之王協其禮但其禮當殺於中國五等諸侯耳王制孔疏引皇侃云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案孔皇云委饗者國語周語云戎狄

則有體薦其適來班貢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卽此協禮之事云與其辭言傳之者辭謂蕃國君長告請之辭言傳與上文傳王之言義異冢人言鸞車象人大祝言伺人注並云言猶語也此言當與彼同謂告語傳達之大行人云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是此官通蕃國之辭彼以主賓之辭傳譯通之也　注云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者一　釋文作壹案注例用今字當作一詳酒正疏此卽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從來至去皆爲擯而詔侑其禮儀〔疏〕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者賓亦當讀爲擯詳大宗伯大行人疏大行人注謂蕃國之君無

玉瑞則唯有幣帛可知左隱七年傳云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此夷狄亦有幣帛之證賈疏謂夷狄無玉帛來向中國幣帛爲王有賜與之者是謂無玉并無幣帛失之　注云從來至去皆爲擯而詔侑其禮儀者大行人注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此經亦云出入故知來去皆然擯釋賓詔侑禮儀釋相之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

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

疏凡國之大喪者賈疏云大喪言凡則非王喪若王喪諸侯皆來何得有使臣來諸侯絕無來者則大喪王后世子也或大喪王喪不言諸侯者餘官掌之此象胥直掌臣也又象胥本主夷狄之使亦兼掌中國之使故下有大事諸侯之等也　注云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諸侯使臣謂之國

客此爲大喪而來者知爲來弔者也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疏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者鄉大夫先鄭注云賓敬也此與上文賓相義不同　注云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者賈疏云正謂禮動不虛以爲相見之禮以幣致其君命非謂別有幣也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作使也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疏凡作事者此通論諸侯以下所其王事之差等非必皆象胥作之也小宰六敘正羣吏云以敘作其事此則通作諸侯諸臣等之事亦依敘以作之云次事上士者賈疏云直言上士不

作中士下士者總以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云元士同也王引之云周禮序官凡言上士者皆對中士下士言之無合三等之士言之者掌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其序卿大夫士庶子之等與此同而但稱爲士不稱上士夏官司士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正此所謂次事使士者亦無上士之稱上蓋衍文也若有上字則與直言士者不同鄭必訓釋其義今鄭不爲上字作解則所見本無此字也案王說是也云下事庶子者庶子謂公卿大夫之子未命而在官者故次在士下詳宮伯諸子疏　注云作使也者司士注義同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

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者王引之云上字亦後人依誤本經文加之案王校是也先鄭亦訓作爲使謂自大事至下事有此五等各依其爵次尊卑作使之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政治邦新殺禮之屬

疏 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者牢唐石經初刻誤作勞磨改作牢此即下文五等諸侯禮數不同之法宰夫云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此所掌與彼略同亦官聯也牢禮謂若下文飧積殷膳等皆有牲牢之禮餼即下饔餼獻即下乘禽宰夫注云膳獻禽羞俶獻也飲食燕饗也此不言膳及賓賜飧牽者詳略互見足相賅約也 注云政治邦新殺禮之屬者

據下文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

疏王合諸侯而饗禮者司儀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案亦兼時會殷同言之凡會同在國外為壇此饗則仍在廟以饗與會同不同日也云則具十有二牢者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則十二牢即十二太牢也云庶具百物備者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鄭彼注云具謂所共眾物案十二牢為牲俎則庶具百物蓋指庶羞膳夫所謂羞用百有二十品之屬是也云諸侯長十有再獻者待方伯以

殊禮蓋與大祫十二獻禮略同凡上公九獻依司尊彝注說祭
禮約之蓋先有二祼祼後又有四獻賓食後酳爵又二獻賓
之長又一獻是爲九獻此外更有三獻則禮經無可推約莫能
詳也賈大行人疏說九獻無祼不足據　注云饗諸侯而用王
禮之數者者賈疏云王禮則十二牢是故哀七年吳來徵百牢
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
大數也上公以九爲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云以公侯伯
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者以四時朝覲五等諸侯皆一
一專饗故牢禮多不逾九今合諸侯而兼饗之旣不分牢各具
則不得專屬一人故特用盛禮與專饗不同也賈疏云以經云
合則時會殷同是盡在於是兼饗故用十二牢也若單饗一國

即有賓主之敵則單用大牢今兼饗諸侯無一一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彼亦非一帝摠饗五帝莫適卜也案賈說非也敵適字同凡言莫適者皆無所專主之謂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引鄭本作敵詩衛風伯兮篇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毛傳云適主也此注云莫敵用者卽謂不能專主一人之禮而用之故用王禮之數曲禮注云莫適卜亦謂帝有五不能專主一帝而卜之非無一一相敵之謂也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者據大宗伯文先鄭彼注云長諸侯為方伯故此云諸侯長也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也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

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牘薦栗之牘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疏王巡守殷國者郎大行人十有二歲巡守殷國時也賈疏云王巡守則殷同殷同則殷國也王巡守至於四岳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岳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案殷國者王巡行近畿之國因而合諸侯也故有侯國膳具之事與大行人之殷同在王都者異賈沿鄭職方氏注之誤說合二事爲一故謂或在王城非也詳職方氏疏云則國君膳以牲犢者賈疏據下文諸侯禮謂此

王膳亦謂殷膳今案王在侯國亦若在國日一舉侯國之君當有進膳之禮不唯殷膳也賈說似未晐史記魯仲連傳云天子巡守侯國避舍納筦鑰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是天子巡守諸侯有親視膳之禮也云令百官百牲皆具者此謂致積飧饔餼及殷膳皆有牲牢也賈疏云此文與下爲目百官卽三公已下是也詒讓案左僖二十四年傳云天子出居于鄭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此百牲亦官具之一耑也云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者王三公眡畿外諸侯之禮也國語周語說襄王使大宰文公賜晉文公命晉侯以公命侯伯之禮云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與此後文上公之禮正同云卿眡侯

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者賈疏云上公已下及侯伯子男禮備於大行人及掌客諸侯之卿及諸侯大夫禮亦備於聘禮及公食大夫也　注云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者賈疏云鄭偏舉一邊而言所在亦須其待云犢繭栗之犢也者爾雅釋畜牛屬云其子犢國語楚語云郊禘不過繭栗韋注云角如繭栗漢書禮樂志顏注云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賈疏云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殷膳時特與祭天之牲同用犢則天子繭栗可知也云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者據郊特牲文鄭彼注云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云凡賓客則皆角尺者明餘賓客自上公

以下皆不用牘也王制云賓客之牛角尺謂長一尺也云令者
掌客令主國也者賈疏云以其掌客掌諸侯已下牢禮故知掌
客令也云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者百牲舉成數明隨從官
多少無不具備不必限以百也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眂飧
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
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
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
車皆陳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
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
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
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饍八壺八豆

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
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
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
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
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
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
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
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
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
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
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

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
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
特牛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
鉶鼎簋簠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罋其設筐陳于楹內罋
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壺之有無未聞
三問皆脩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
牢君用飧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飧客始至
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飧皆餁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
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簋稻粱器也公
十簋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簋堂上四西夾東夾各
二子男六簋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

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

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
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
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
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飧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
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
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饔餼旣相見
致大禮也大者旣兼飧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死牢如飧
之陳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也
米橫陳于中庭十爲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
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爲列醯
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言車者衍

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稾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爲棟梠之梠謂一穧也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爲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

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
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邊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凡夫人
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
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卿皆見者見于賓
也旣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
夫勞賓饋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
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
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秅讀
爲秅秭麻苔之秅[疏]凡諸侯之禮者賈疏云此一經並是諸侯之
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若然天子主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
而見諸侯自相待者以外包內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

可知案賈說是也覲禮饗禮乃歸注引此經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云云爲釋則鄭謂天子待諸侯亦用此法明矣云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者此賓客在道之禮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三問三勞是也此不言勞者文不具云飧五牢者以下至皆陳皆賓客始至所致之禮司儀云致飧如致積之禮是也云饔餼九牢者以下至皆陳皆賓客既將幣後所致之禮也云乘禽日九十雙者以下皆留閒所以給賓客之禮乘禽即下文禽獻也聘禮亦云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彼聘臣饔餼五牢故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此上公九牢而乘禽日九十雙十倍其數者亦君臣禮異也云殷膳大牢者亦留閒所致也云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饗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

與之習立禮樂宴即燕之借字經文先饗次食次燕者凡賓禮饗最盛食次之燕爲最輕行禮先後亦同故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注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聘禮注亦據公食經云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依彼注義則行此三禮亦依敘次錯互舉之蓋上公則先一饗次一食次一燕又再饗次再食次再燕又三饗次三食次三燕侯伯子男及聘臣數遞減而三禮相互並同唯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婼聘宋宋公享之明日宴彼亦先饗後燕而先後兩日饗燕相接其閒無食者或文不具抑或以侯伯之卿再饗一食前已得一饗一食故更端再饗而無食皆未可知也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不親饗食燕而以禮致之也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者以下皆待賓

客從者之禮云唯上介有禽獻者五等諸侯上介皆以卿故待
隆其禮其大夫士介則無也詳大行人疏云夫人致禮八壺八
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者皆夫人待賓客之禮也云
卿皆見以羔膳大牢者此皆卿大夫待賓客之禮也大宗伯六
摯卿執羔五等侯國同云侯伯四積者以下至膳特牛皆待侯
伯之禮與公略同唯等數皆遞殺云三饗再食再燕者浦鏜云
內宰大宗伯職金疏及覲禮注並作再饗注文臺云通典七十
四引亦作再饗郊特牲疏云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南本或云
侯伯亦三饗誤也案浦注並據孔說校此孔云南本者謂南朝
本也唐蜀石經及今本並與彼同依北朝本則五等諸侯饗食
燕數各自相同於上下文例亦符合但攷聘禮侯伯之卿壹食

再饗則饗食數不必盡同況大行人注謂大國之孤饗食之數並視小國之君而此經子男止壹饗壹食反不得視大國之卿則於禮例似不甚協竊疑南本此文不誤下文子男當作再饗一食與大國卿同六朝以後子男文誤作壹饗北本遂改此文以與彼相儷實則五等諸侯唯上公三禮自相等餘皆不相等也云子男三積者以下至親見卿皆膳特牛皆待子男之禮與侯伯略同而等數亦遞殺云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者俞樾云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壺八豆八籩於侯伯亦八壺八豆八籩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籩此必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四十簋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

男獨降者疑致禮侯伯爲六壺六豆六籩子男爲四壺四豆四籩據聘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籩六壺子介則四豆四籩四壺降殺以兩即其例也案俞謂此經文有誤信然然聘禮五介爲侯伯之卿行聘之禮夫人致禮六豆六籩六壺若如俞說此夫人致於侯伯亦六壺六豆六籩則君臣無等又破子男爲四壺四豆四籩則降於侯伯之臣矣於禮亦似未協蔣載康則謂侯伯子男數並不誤唯上公當作十壺十豆十籩亦無塙證竊疑此經於子男亦當作八壺八豆八籩蓋夫人致禮五等諸侯數皆不降猶膳用大牢亦五等同不降經文子男數誤而侯伯數則不誤也大抵此章文多舛譌但無它經可證姑並存諸說俟通學詳定焉　注云積皆眡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

不殺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下並同此五等諸侯相朝積
飧饔餼之等同用大牢天子待來朝諸侯亦然郊特牲云諸侯
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是也賈疏云上公五積公國自相朝
是上公待上公之禮有五積皆眡飧一積眡一飧飧五牢五積
則二十五牢言牽者數與眡飧飧則殺積全不殺並生致之故
云牽侯伯四積亦皆眡飧牽飧四牢一積眡一飧則一積四牢
摠十六牢亦牽不殺子男三積積亦眡飧飧三牢一積三牢三
積九牢亦牽之不殺也必牽之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豫往故
不殺之容至自殺也既云眡飧飧則有芻薪米禾之等故鄭解
積皆依飧解之也案賈說是也凡積皆不殺左傳隱十年孔疏
謂積亦或有孰失之云不殺則無鉶鼎者賈疏云鉶鼎即陪鼎

是也但殺乃有鉶鼎不殺則無鉶鼎可知侯伯子男皆然王引之云下文飧五牢鉶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是飧有鉶與鼎飧五牢皆殺則必烹肉於鼎盛汁於鉶故有鉶鼎也五積視飧而不殺牲則無鉶鼎可知故鄭云不殺則無鉶鼎鉶鼎二器也賈誤以爲一器而云即陪鼎其說不可通下文鉶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注曰鼎十有二者正鼎九陪鼎三是陪鼎已在鼎十有二之內何得又以鉶爲陪鼎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正鼎九陪鼎三正所謂鼎俎奇也鉶數偶而不奇明與陪鼎非一物聘禮饔餼一牢陪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鉶設于堂上戶西及東西夾二二者絕殊鄭注聘禮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未嘗以爲鉶也注掌客曰鉶羹器也

注公食大夫禮曰鉶芼和羹之器注士虞禮曰鉶芼羹也注特牲饋食禮曰鉶肉汁之有菜和者召南采蘋篇釋文引鄭曰鉶和羹之器未嘗以爲陪鼎也賈誤解注之鉶鼎爲陪鼎又以解亨人之鉶羹皆以爲陪鼎是直不知鼎與鉶之有辨也聶崇義三禮圖亦沿賈氏之誤案王說是也胡培翬說同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甕者于注例並當作於各本並譌下同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親食則有簠簋之實已下皆飪在俎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則生往今積既不設與公食生致同故鄭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云其設筐陳于楹內甕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者賈疏云彼云豆實實于甕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二以並南

陳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是鄭皆依公食大夫之文也詒

讓案鄭彼注云陳饔餼於楹閒者象授受於堂中也牛羊豕爲

其踐汙館庭使近外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者賈疏云此約

聘禮致饔餼之文彼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

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注云薪從米芻從禾是其

事也侯伯子男積之籩豆米禾薪芻等陳列亦與此同也云壺

之有無未聞者以致飧致饔餼皆有壺惟此致積經不言壺數

公食大夫禮致侑幣亦無壺故云有無未聞云三問皆脩脩脯

也者脩脯膳夫先鄭注同以問禮輕故無牲牢云上公三問皆

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

著脫字失處且誤耳者賈疏云君尊用脩臣卑用牢故云非

禮案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饔食燕下此特在上有人見下文脫此語錯差著於此更有人於下著訖此剩不去故云蓋著脫字失處也下文皆云凡介此云羣介故云且誤耳段玉裁云皆有二一字本下屬飧饔餼今乃因下文飧五牢而爲皆有牢與君脩爲對文鄭所謂且誤謂誤中文誤也云飧客始至致小禮也者詳宰夫及司儀疏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者賈疏云鄭言此者下惟言腥不言飪此有鉶及鼎皆爲飪一牢而言以是經雖不言飪須言飪之矣腥之數備於下也詒讓案鄭意若公飧五牢飪一牢餘四牢並腥餘放此聘禮致飧飪一牢腥亦一牢者彼侯伯之卿飧止二牢故飪腥各一 其諸侯相朝牢雖多飪亦止一牢與聘禮同惟腥牢多爲異云食者

其庶羞美可食者也者庶羞亦實於豆經以別於正豆之菹醢

故謂之食明與食醫六食爲飯異也庶羞詳膳夫疏云其設蓋

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者于亦當作於賈疏云前所陳皆約

公食大夫致食之禮今案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于碑內者設

飧之時堂上皆有正饌無容庶羞之處楹外旣空不須向碑內

及堂下故疑在楹外陳之十以爲列故四列也公食陳于碑內

者由饔陳于楹外故在下也必知爲四列見公食云庶羞西東

毋過四列故知也云簠稻粱器也者粱舊本並誤梁今據宋蜀

大字本正此對簋爲黍稷器也說文竹部云簠黍稷圜器也許

以簠亦爲黍稷器與鄭說異凌廷堪云聘禮歸饔餼堂上兩簠

粱在北西夾兩簠粱在西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賓北面自閒

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是簠乃稻粱器非黍稷器當以經文爲正案凌說根據禮經足申鄭義又鄭舍人注云方曰簠亦與許異詳彼疏云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者賈疏云鄭知此者見聘禮致饔餼堂上二簠東西夾各二簠今此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禮之通例堂上之數與東西夾之數堂上不多則等鄭遂以意差之五等東西夾各二以外置於堂上故云公六侯伯四子男二也聘禮設飧鄭約致饔餼今亦約致饔餼也但聘禮設飧云西夾六無東夾之饌者蓋降於君禮故也云豆菹醢器也者毛詩大雅生民傳云木曰豆豆薦菹醢也醢人云掌四豆之實是豆爲盛菹醢凡濡物之器也凡飲食之禮有

正羞之豆有庶羞之豆此豆專盛正羞之菹醢其庶羞經別謂之食不在此數互詳醢人㼚人疏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者禮器注義亦同賈疏云鄭以堂上豆數取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八豆是堂上豆數又取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同則亦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文公言四十明十六在堂上餘二十四豆分之於東西夾各十二此侯伯言三十二亦以十二爲堂上豆數餘二十分於東西夾各十此子男云二十四以十二爲堂上豆數其餘十二分爲東西夾各六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可知云禮器曰天子之

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者鄭自明上所釋堂上東西夾豆數並據禮器及聘禮參定之意鄭禮器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案禮器記天子以下豆數公羊桓四年何注說同鄭據公食禮下大夫豆數六定爲食禮又以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亦與禮器文合則上大夫致饔餼堂上豆數與食禮同明諸公諸侯等致饔並與食禮同可知彼二經與此足互相推定也云鉶羹器也者說文金部云鉶器也案亨人有大羹鉶羹凡羹和

荼者盛於鉶大羹不和荼則盛於登故公食大夫禮注云鉶荼
和羹之器此注通言不別也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鉶受一斗
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爲之大夫已上以銅爲之諸侯
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案聶引舊圖說毛詩召南釋文引鄭
說同聶又別釋云受一升口徑六寸足高一寸與舊圖異黃以
周云御覽引舊圖鉶有足高一寸聶氏誤以鉶爲鼎改云三足
高二寸以合之非也案黃說是也鉶形制容實當與豆相近聶
圖別說近是舊圖說兩耳三足所容又太多皆陪鼎制非鉶制
詩釋文引鄭說蓋亦據禮圖說鄭三禮注無是義也云公鉶四
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者賈疏云衰差之法上
下節級似若九若七若五枝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侯伯二

十八子男十八公於侯伯子男大縣絕故云非其衰差也云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者賈疏云侯伯若二十四爲比公四十二校十八又以二十四比子男十八校六亦非其類故云亦非也王引之云書或爲二十四者此周禮原文也蓋侯伯之銅三八而爲二十四加八銅則爲三十二上公之銅之數也今本上公銅四十有二四乃三之譌也減八銅則爲十六子男之銅之數也今本子男銅十有八八乃六之譌也試以上下文例之上公食四十豆四十壺四十皆五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八四八而爲三十二故侯伯食三十有二豆三十有二壺三十有二也三八而爲二十四故子男食二十有四豆二十有四壺二十有四也上公簋十五二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二四二而爲

八故侯伯簨八也三二而爲六故子男簨六也上公腥三十有六四九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九三九而爲二十七故侯伯腥二十有七也二九而爲十八故子男腥十有八也然則上公鉶三十有二四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亦以八三八而爲二十四故侯伯鉶二十有四也二八而爲十六故子男鉶十有六也若云上公鉶三十八則既多於四九之合數又少於六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乎此當據或本以正經文之譌鄭君偶未審耳案王說差數精審足正經注之誤注云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者蜀石經又爲無施作又無所施賈疏疏云爲三十亦非衰法以其無所倚就故云無所施也案鄭意公鉶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是爲降殺以六爲衰雖是但經文作公

鉶四十有二四十下有零數若改作三十則無奇零與經文字數不合故云於言爲無施言即指經句賈謂無所倚就亦此意也云禮之大數鉶少於豆者賈疏云案侯伯豆三十二鉶二十八子男豆二十四鉶十八是鉶少豆多公食大夫豆六鉶四是其鉶少於豆也云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者王引之云鄭言三十八蓋近之者意欲降殺以十使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也不知降殺以十者必始於十之積數如下文上公米四十車禾五十車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是也若三十有八不足四十之數則不能降殺以十矣再以鉶少於豆計之上公豆四十鉶三十二侯伯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子男豆二十四鉶十六鉶少於豆者

皆八所謂較若畫一也若云上公鉶三十八則少於豆者二侯伯鉶二十八則少於豆者四子男鉶十八則少於豆者六反致多寡參差矣案王說亦是也云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者賈疏云知如此差者亦約聘禮致饔餼兼以意準量而言案依王氏所定則公鉶三十二當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八侯伯二十四當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子男十六當堂上八東西夾各四堂上之鉶各降殺以四東西夾之鉶各降殺以二也云壺酒器也者鄭司尊彝之壺尊也詳彼疏云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者鄭以聘禮堂上八豆壺亦八東西夾各六壺豆亦各六是上大夫致饔餼之禮堂夾所設壺與豆數同此經上公侯伯子男

壺豆總數亦同以此推之其分設堂夾之數壺亦當與豆同其公四十壺亦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也云鼎牲器也者說文鼎部二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案凡牲亨於鑊升於鼎載於俎詳內饔疏二云簋黍稷器也者說文竹部二云簋黍稷方器也凌廷堪二云聘禮歸饔餼堂上八簋黍其南稷錯西夾六簋黍其東稷錯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大夫士盛黍稷之器謂之敦案凌說是也鄭舍人注二云圓曰簋與許說異詳舍人疏二云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者陪釋文作倍蜀石經及明注疏本同案陪倍古通用于亦

當作於聘禮云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鄭並約彼爲說此五等同用大牢故鼎皆十有二與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同皆通正鼎陪鼎言之左昭五年傳云飧有陪鼎亦謂此也陪鼎聘禮又謂之羞鼎互詳膳夫疏云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者以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簋約此經諸侯十二簋堂上簋數當與彼同其餘四簋兩夾分設則每夾各二也賈疏云此五等諸侯同簋十二案聘禮致饔餼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揔二十簋彼臣多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賈聘禮疏說同案聘禮致飧堂上八簋西夾六簋則十四簋也彼臣禮致飧無東夾之饌尙多

於此君禮於義頗難通所未詳也二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
食之主也者對簠豆鉶壺等皆析言之也賈疏二云黍稷與眾饌
爲主牲與羞物爲主是俱得爲食之主也二云牲當爲腥聲之誤
也者謂上公牲三十有六子男牲十有八二一牲字也以牲卽牢
於義無取故依聘禮易爲腥牲腥聲類同段玉裁二云說文腥爲
豕望眡而交睫腥之正字與鄭禮注異見內饔詒讓案依說文
則腥鼎之腥當作胜二云腥猶腥鼎也者腥者對飪爲文謂殺而
未亨者也亦實於鼎故曰腥鼎二云於侯伯二云腥二十有七其故
腥字也者明經二言腥其二一並誤爲牲推侯伯文不誤也二云諸
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者於舊
本亦誤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二云此皆約聘禮設飧而言案彼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饔餼云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陳如飪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腊也詒讓案聘禮致飧歸饔餼皆飪鼎九腥鼎七此諸侯禮腥鼎亦九與飪鼎同列數又多是其盛也云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者皆每牢九鼎爲一列也云皆陳陳列也者陳列司市注義同云殺門內之實備于是矣者于亦當作於門內謂堂上及東西夾所設別於米禾之設於門外者以上所說略已該備也云亦有車米禾芻薪者此則門外所設聘禮云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芻薪倍禾是也云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者

聘禮注云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之禮
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據鄭彼注則此上公五牢
生二死三故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生死各二故米禾
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生一死二故米十車禾二十車也云芻薪
皆倍其禾者聘禮致饔亦云芻薪倍禾與此經同若然上公芻
薪六十車侯伯子男並四十車也米禾芻薪三者并之則公百
有十車侯伯八十車子男七十車御覽禮儀部引鄭孝經注說
天子待來朝諸侯云芻米百車舉成數通五等言之也賈疏云
若然案聘禮米禾皆二十車者彼大夫禮豐小禮大夫饔二牢
故米禾皆眂之米禾各二十車也案依賈說眂聘禮米禾皆二
十車通晐五等聘臣則子男之臣米數倍多於其君於禮例亦

難通竊疑米禾之數君臣或同聘禮專爲侯伯臣之禮上公之臣當亦米二十車禾二十車子男之臣當亦米十車禾二十車於差次似較合但與牢數又不無差異經注並無文未敢定也云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者外饔注云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凡賓主相見而將幣將幣既退而致饔凡朝聘皆同云大禮者對飧爲小禮也並詳外饔疏云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者此釋饔餼獨爲大禮之意凡歸饔餼有飪有腥有餼飪者孰而亨之腥者殺而未亨餼者生而致之是生腥孰三者兼備也賈疏云假令上公饔餼九牢五牢死四牢牽上公五積皆眂牲牽則是一積五牢言兼飧死五牢與飧同言兼積者則兼不盡止兼四耳以其牽與積同故云兼之也

侯伯子男皆兼積不盡言餘又多者謂米禾芻薪醯醢之屬云死牢如飧之陳者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者聘禮歸饔餼飪一牢設于西階前腥二牢設于阼階前是飪在西腥在東也云牽生牢也者生致之不殺也聘禮歸饔餼謂之餼鄭注云餼生也云陳于門西如積者于亦當爲於聘禮云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是也賈疏云前飧之陳及積之陳皆約聘禮致饔餼注今於此云如積則亦如聘禮饔餼也云米橫陳于中庭十爲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者于亦當作於子男下賈疏述注有稷字疏云約聘禮致饔餼法彼云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詒讓案鄭聘禮注

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爲列據鄭彼注則上公米百二十筥十以爲列自東至西横陳之黍二行在北次粱二行次稻二行次南稷六行也餘並放此每筥半斛即後文米筥之數也毛詩召南采蘋傳云圓日筥說文竹部云筥箱也箱飯筥也受五升與禮經米筥異也云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爲列醢在碑東醯在碑西者據聘禮云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鄭彼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賈疏云言夾碑故知從陳然侯伯醯醢百甕米百筥上介筥及甕如上賓上介四人米百筥此數多于子男與侯伯等者上公醯醢百二十甕與王舉百二十甕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用百甕子男八十甕其筥米皆同甕數此是尊

卑之差至於聘禮乃是臣法自爲一禮不相與亦是損之而益
案夾碑陳十爲列若上公醯醢百二十罋醢六十罋爲六列從
設碑西醯六十罋爲六列從設碑東也餘亦並放此又案賈此
疏及聘禮疏並謂聘禮臣法損之而益者醯人疏謂五等聘臣
同醯醢百罋則子男臣多於君故爲是說以斡旋之此於禮例
亦難通竊疑米宮醯醢之數亦君臣禮同子男之臣當亦米八
十筥醯醢八十罋耳賈說恐不塙也云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
內之陳也者經言車皆陳文承牢米醯醢之下皆門內所設故
知皆陳於門內者明並於所館門內陳之也云言車者衍字耳
者謂經言車皆陳不當有車字賈疏云言車載米之車不合在
醯醢下言之又案侯伯子男醯醢下皆無車字故知衍字也段

玉裁云因下文車字多見而誤衍云車米載米之車也者門外
所陳米禾芻薪皆載於車此車米則爲載米之車別於後車禾
爲載禾之車也芻薪不云車者文略鄭必釋此者明此車字宜
有非衍字也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者釋
經秉籔之數此秉即後文所謂米秉也鄭彼注云秉十六斛今
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云每車秉有五籔則二
十四斛也者秉十六斛五籔共八斛合之是二十四斛聘禮記
所謂二百四十斗也云禾槀實并刈者也者槀舊本誤稾今據
錢鈔本明注疏本正與釋文合說文禾部云禾嘉穀也槀稈也
稈禾莖也案槀謂禾稈實謂采粟并刈謂連槀與實而刈之不
去其采粟也凡穀之采稈通謂之禾故說文禾部云莖節爲禾

此謂稈也廣雅釋草云粱黍稻其采謂之禾此謂槀也此以槀實并刈為禾義亦同書禹貢百里賦納總僞孔傳云禾槀總入之供國馬此禾槀實并刈即所謂總也程瑤田云禾粟之有槀者也其實粟也其米粱也聘禮及掌客職禾皆言若干車車三秅芻薪倍禾以薪芻例禾是禾為有槀者矣又聘禮記云四百秉為一秅鄭注此秉謂刈禾盈手然則秉秅者禾槀之名禾為粟之有槀者故以秉秅數之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槀者不別立名遂假借通稱非謂禾為諸穀苗幹大名也引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者釋秅之名數此秉筥即後文所謂禾之秉筥也釋文稯作緵云本又作緵秦聘禮記作稯鄭彼注云古文稯作緵稯緫緵字並通漢書王莽

傳顏注引韋昭說亦作稯說文禾部云五稯爲秭二秭爲秅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許所述周禮說亦本聘禮記而以秉爲四百二十斤與鄭本經文及義並不同詳載師陶人疏云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者十稯爲秅三秅則三十稯鄭聘禮注亦云一車之禾三秅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云稯猶束也者釋聘禮稯字之義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禾稾實并刈總而束之故以爲十筥之名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者詩小雅大田孔疏云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字同數則異也王念孫云據周官儀禮及鄭注之文是禾束之秉與量名之秉其事既異其數亦殊量名之秉爲十六斛比於斗斛

數爲最多之數禾束之秉爲一把比於筥稯秅爲最少之名詒讓案鄭言此者以其字同易滋淆掍故特辨別之說文及載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國語魯語韋注廣雅釋器並誤合米禾秉筥爲一亦詳載師陶人疏米筥互詳舍人疏云禾之秉手把耳者聘禮記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毛詩小雅大田篇彼有遺秉傳云秉把也孔疏云秉刈禾之把也小爾雅廣物云把謂之秉案說文又部云秉禾束也从又持禾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閒世釋文引司馬彪云一手曰把擭此蓋稯時持禾稾盈手一握刈而束之是謂之秉因以爲禾一束之名也左昭二十七年傳或取一秉秆焉杜注用毛義家語正論篇秉芻王注云一把曰秉是芻稾之秉皆據一把

言之國語魯語韋注引聘禮記十庾曰秉之文以釋秉芻蓋誤以米秉爲禾秉庾即今文禮之逾亦即籔也云筥讀爲稑梠之梠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比擬其音各本作讀爲誤此言禾之筥讀如梠以別於米之筥讀姜呂反云謂一稯也者聘禮記注釋禾秉云筥稯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說文禾部云稯穫刈也一曰撮也撮即刈禾聚把之義賈疏云稯即詩云此有不斂穧穧即鋪也詩大田孔疏云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案依鄭孔說蓋刈禾一把謂之秉聚四把謂之筥皆未束者至十筥四十把乃總束之所謂總也云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者聘禮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是也鄭彼注云車皆

陳北轄云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者于亦當爲於此明薪亦在門東芻亦在門西也云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者聘禮注亦云乘禽乘行之禽謂鴈鶩之屬方言云飛鳥曰雙鴈曰乘廣雅釋詁云雙耦匹乘二也列女傳仁智傳云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案乘行謂雙雙相並而行羣處謂成羣而居猶言乘居而匹處矣云於禮以雙爲數者賈疏云卽此九十五十及士中日則二雙皆以雙爲數是也云殷中也者大行人注同云中又致膳云示念賓也者賈疏云此爲牢禮之外見賓中朋未去恐賓慮主人有倦更致此膳所以示念賓之意無倦也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者聘禮云公于賓壹食再

饗上公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
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
必致之不廢其禮也案說文酉部云酳盛酒行觴也饗燕皆有
酒食禮無獻酬則不得言酳經專饗以見食耳經言弗酳亦當
闕燕言之酒人注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
酬幣侑幣致之覲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
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據彼二注則天子待來朝諸侯
不親燕尚言致幣之禮明諸侯自相朝主國之君不親燕當亦
有致幣聘禮諸侯使卿自相聘禮殺燕無常數故彼經惟有致
饗食幣無致燕幣此五等諸侯相朝燕有常數與饗食同則不
親燕亦致幣可知此注及司儀注並不云不親燕有致幣者蓋

文不備賈酒人疏謂不蓺亦以酬幣致之覿禮疏亦謂此經通
饗食燕是也此疏又謂不言致燕者燕禮褻不親酌蓋不致非
饋皆也互詳酒人疏云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者謂來
朝諸侯之臣從其君有職事者也云行人主禮者賈疏云主賓
客之禮大行人之類是掌賓禮也胡匡衷云春秋諸國皆有行
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云宰主具史
主書者聘禮云宰命司馬戒衆介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諸侯
謂司徒爲宰又云命宰夫官具注云宰夫宰之屬也此宰在行
人下則非司徒卿蓋指宰夫以下言之賈疏云此云史止謂大
史之屬官以其有爵等故知也案聘禮云史讀書宰執書告備
具于君又掌餼具故公食大夫云宰夫具饌于房是掌具也黃

以周云掌客史從君而行者當是大史聘禮從卿而行者乃其屬疏非云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者衆臣皆別致飧饔餼明推尊禮其君之意以及其臣聘禮記云士無饔注云謂歸饔餼也是聘臣士介唯有餼之生牢無饔此朝君卿大夫士介皆有饔亦禮之隆殺也云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此述經陳數作數陳與經文不合浦鏜以爲誤到今攷檀弓孔疏聘禮賈疏引經並作數陳又詩小雅大東箋云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正用此經孔疏引注同竊疑此經本作數陳猶肆師云展器陳也今本經誤到而注則不誤但數陳它職未見而陳數則見宰夫經疑事毋質謹著其說以俟攷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二牢士也則飧

少牢饔餼大牢也者賈疏二云已下皆約聘禮賓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歸饔餼降殺而言也案鄭賈意經言以爵等爲陳數明依卿大夫士爲三等之差不分國大小亦不依命數左傳昭二十一年孔疏引劉炫說同蓋聘禮致飧賓餁一牢腥一牢上介餁一牢眾介皆少牢歸饔餼賓五牢餁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上介三牢餁一牢腥一牢餼一牢士介四人皆大牢彼侯伯之卿二三命而五牢此卽牢禮不依命數之證故據彼釋此若然鄭賈意此餁腥餼之數亦當如彼也二云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者謂子男之卿饔餼五牢與其君等也賈疏二云小禮謂飧飧則去君遠矣并乘禽之等皆是小禮也大禮謂饔餼與君等是豐大禮也二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者賈疏二云依

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
不命幷有大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遞一命不命有五等
若以此命數五等爲之則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爵而已爵
則有三等易爲等級也言略於臣用爵則君不依爵而用命卽
諸侯爵五等命惟三等大行人掌客皆依命是也方苞云注非
也曰以其爵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夫爵之相當者爲等明
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爵等正爲卿大夫士之爵同而其等各
異也若如注說子男之卿陳數與君同則紊大禮矣案方說是
也卿大夫牢禮雖不依命數然五等國大小不同不宜同禮稱
謂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
士皆如之卽此經爵等之義疑公之卿當殺二牢饔餼七牢大

夫當飧二牢饔餼五牢士當飧大牢饔餼三牢侯伯之卿大夫士如聘禮賓介之數子男之卿當如聘禮之上介飧大牢饔餼三牢大夫當如聘禮之士介飧少牢饔餼大牢士當飧特豕饔餼少牢皆下其君二等如是則子男之卿無與君同禮之嫌似於禮爲合左昭二十一年傳說魯待齊鮑國禮以七牢蓋鮑國爲侯國之卿依聘禮當五牢魯人加一等故以公之卿七牢之禮待之而杜注云牢禮各如其命數孔疏推之謂鮑國當三牢則與聘禮不合不足據也又案此經不言附庸之君牢禮之數左傳僖二十八年疏云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饔餼亦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芻倍禾案依孔說則與子男同亦未知是否賈聘禮疏據此注諸臣用爵之義推聘臣饔食之數謂公

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同一食再饗而此經子男相朝一食
一饗則臣有踰君之嫌賈强爲之說終不可通亦足見此注之
不容泥矣云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者謂主國夫人也夫人與
君同體君旣以禮養賓夫人亦致禮以助之君於賓有致積致
飧致饔餼夫人唯一致禮略儗致饔餼而禮大殺皆降於君也
云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者于亦並當作於聘禮云夫人
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
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是也云凡夫人
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者卽據聘禮夫人歸禮而言鄭彼注云
使下大夫下君也此云皆者兼致膳致饗諸事言之賈疏云若
然不使卿者案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朝覲及女

賓之賓客亦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況諸侯夫人乎
故知使下大夫也云於子男云膳眡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
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者賈疏云公侯伯夫
人致禮則曰八壺八豆八籩與膳大牢致饗大牢二者各别於
子男夫人則云膳眡致饗鄭云饗有壺酒則致膳無酒矣故云
饗有酒若然子男夫人於諸侯惟有一禮矣聘禮夫人於聘大
夫直有籩豆壺又不致饗是其差也詒讓案膳眡致饗謂子男
則夫人不致饗惟致膳禮特盛有壺酒與饗同其公侯伯既別
有致饗則其膳無壺酒不同致饗也但酒正云其后之致飲于
賓客之禮醫酏糟彼即后致饗之禮注云王致酒后致飲夫婦
之義是后致饗有飲無酒此注謂夫人致饗有酒與彼不同殆

后夫人禮有隆殺與云云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者于亦當作於謂主國之卿皆以禮見賓也既見之後又致膳賈疏云言亦者亦夫人也云云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者謂見與勞賓相類膳與餼賓相類也賈疏述注見上有餼字疑今本譌挩疏云案聘禮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又云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上介亦如之此朝君有膳無勞餼聘客有勞餼無膳明此事相當故云云勞賓餼賓之類與案鄭以見膳禮經無文約與勞餼相似然其隆殺究不甚相合賈聘禮疏謂此經卿見朝君亦膳大牢侯伯子男膳特牢

又無筐米聘禮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爲君臣禮各自爲差降不得以彼難此蓋亦以意强爲之說於理仍難通所未詳也云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者賈疏云上公侯伯直云卿皆見以羔於子男卽云親見卿作文有異此言親見卿似朝君親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從上文卿皆見以兼之明此見亦是見朝君三卿之內有見者不見者若故造館見則致膳若不故造館見則不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者宰夫先鄭注義同牲可牽行卽是生牢二鄭說不異故并引之云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者僖三十二年左傳文宰夫先鄭注亦引此文證牲可牽行之義云秅讀爲秅秭麻荅之秅

若臣從者死稭物皆共之　注云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者
主人謂朝聘所至之國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
具而殯注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賈疏云此乃在館權殯還
日以柩行知者時賓死以柩造朝是也云喪用者饋奠之物者
謂當禮當致饔餼今改致其喪禮饋奠之物也聘禮云主人歸
禮幣必以用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此喪用
亦當兼幣鄭不備舉耳賈疏云小斂特豚一鼎大斂特豚三鼎
之類是也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不受饔食饔食加也喪謂父
母死也客賙又有君爲芻給牛馬稍人稟也其正禮飧饔饍主
人致之則受【疏】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者賈疏云上文賓客身
死此文據爲賓客聘至彼國後有喪來告者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須得資給故受餼稍也案此賓客當兼朝聘賈唯云聘未敗
有喪亦通公私此皆謂旣入竟以後若尙未出己國竟聞君喪
則當反以吉凶禮不相干也聞私喪則或容受代故公羊宣八
年傳云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注云聞喪者聞父
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是也　注云
不受饗食饗食加也者賈疏云二者並速賓於廟飲食之事故
自爲而不受之聘禮亦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受禮不受
饗食注云受饔餼也詒讓案聘禮有私喪亦云不饗食是凡速
賓饗食固不當受但不受饗食當兼含致於館者而言蓋賓雖
不受主國仍不容無致也饗食加者對飧饔餼是正禮饗食是
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遭喪不敢當盛禮故不受也云喪謂父

母死也者賈疏云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正應母死而有父者或
始封之君舊爲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不立已受位於祖
亦云有父也案此亦兼朝聘賓客而言因通關朝賓故不得云
君賈謂止據正賓誤也朝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
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其常也云容
則又有君焉者此專據朝介及聘客而言賈疏云謂介已下非
直有父母又有君喪以其俱三年故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
衰而居案此客亦兼卿大夫士特來聘問者而言即聘禮君薨
于後者是也賈專以朝介以下爲釋未賅云務給牛馬者當亦
兼有禾也聘禮注云禾以秣馬云稍人稟也者謂人所食米穀
之屬聘禮說君薨于後之禮亦云唯稍受之又記云既致饔旬

而稱注云稍稟食也義與同致稍亦有酒漿故漿人云共賓客之稍禮蓋飲食通得爲稟也稍亦詳宮正疏云其正禮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者據聘禮君貺于後既受稍又云受禮補此釋之義明爲稍之外仍得受飧饔餼以其並主國待賓飲食之正禮不容辭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牲亦當爲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飧饔餼當孰者腥致之也

疏遭主國之喪者謂朝聘既入竟遭主國君或夫人世子之喪左文六年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又哀十五年傳亦云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是也據聘禮說遭夫人世子之喪亦唯饔餼之受與遭君喪同云不受饗食者亦通速及致皆不受也

注云牲亦當爲腥聲之誤也者賈疏云亦上文公與子男牲三

十有六當爲腥是也云有喪不忍煎亨者飧饔有飪牢皆須煎亨致之有喪則哀痛方深故不忍煎亨云正禮飧饔飪當孰者腥致之也者賈疏云案聘禮聘遭喪入竟則遂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主人畢歸禮注云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饗食賓惟饔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饗食雖主人歸賓賓不受其加若饔主人致之亦應受以其正受腥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等九儀之差數疏注云等九儀之差數者據大行人小行人並有九儀司勳注云等猶差也大司馬九法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故九儀差數之書謂之等籍亦謂之禮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是也賈疏云九儀之差數即大行人命者五等者四以九

以七以五爲差數是也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疏若將有國賓客至者賈疏云謂五等諸侯及其臣來朝聘至謂入畿內至廬宿市當其待之云則戒官脩委積者遺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委人云以稍聚待賓客是自國郊以至於疆道路之間皆有委積賓客至則更申戒之云與士逆賓于疆者夏官敘官注云疆界也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畺疆字同謂於距王國五百里疆界之處迎賓客也

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者賈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故知戒官者謂牛人已下也舍人掌給米粟委人掌芻薪之委布於道遺人道上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

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之等是也案據疏說則
亶所見本此注舜并舉遺人大司徒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注
亦云令遺人是其證也云士訝士也者訝士云邦有賓客則與
行人送迎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與此逆賓于
疆爲前驅而入文正相應故知士即訝士與此掌訝爲官聯也
聘禮賓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又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
並稱訝士爲士與此文同云既戒乃出迎賓者戒官脩委積之
事訖乃出迎賓於疆恐猝至事有所闕也及宿則令聚欜令令
野廬氏疏及宿則令聚欜者此與環人爲官聯也　注云令令
野廬氏者環人注同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于賓疏及委則致
積者大司徒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此謂當致委

積之處則依法致之委積文互通也　注云以王命致于賓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雖依常禮而致不必請命於王以禮統於尊故亦稱王命也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　疏　至于國者謂至國都也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者賈疏云賓客至王使則致館掌訝既爲賓客前驅入館掌訝次止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呂飛鵬云聘禮記云賓即館訝將公命疏引此經及注爲證而云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其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於君據彼記則諸侯之待事於客者使大夫士之訝爲之此經所謂待事于客者乃掌訝主之故下文疏云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

事皆掌王之帷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詔也　注云亦如今

官府門外更衣處者掌次云凡祭祀張尸次先鄭注云尸次祭

祀之尸所居更衣帳漢時官府門外亦各有更衣處故舉以爲

況大射儀司射適次注亦云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幃席爲之是

也云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者于亦當作於謂客有闕乏之求索

之事則爲通之於所職之官使具而與之及將幣爲前驅道之

以如朝疏及將幣者賈疏云謂至行朝聘之日　注云道之以

如朝者前驅卽道引詳內小臣疏如朝者自客館以至於朝也

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

位處也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爲之前

驅至于館也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爲

前驅疏至于朝者賈疏云即是大門外陳擯介之處外朝在大門外金鶚云諸侯大門之外有空地四旁可爲賓客次舍聘禮賓至于朝入于次是也天子大門外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也此大門外兩旁通稱朝也案金說是也凡朝聘賓初至皆止於大門外以待事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是也以後凡請事拜禮亦並於此大門外朝彼侯國禮爲庫門外此王朝禮則當爲臯門外其內直外朝故亦謂之朝實非外朝之廷也凡天子諸侯外朝皆在大門內其門外之地或通謂之朝賈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誤詳朝士疏凡朝覲及聘並於臯門外爲次詳掌次疏

注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

賈疏云謂告賓門外立位云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入復爲掌訝詔客自復己之故位後鄭不從以入復爲白王於義爲允也云客退復入迎爲之前驅至于館也者于亦當作於先鄭意客退則掌訝入迎導以出送爲之前驅以至客館後鄭則謂無入迎之事其前驅至館則與先鄭同云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者破先鄭掌訝復位之義廣雅釋詁云告復語也是告復同訓此復與復逆之復義同詳宰夫疏云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者賈疏云賓客行朝聘訖出還館謂之退亦如前與之道至館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疏】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者聘禮注引此經作令訝聽之案治聽

義同彼經云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又記云凡賓拜于朝訝聽之公食大夫禮云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訝聽之鄭蓋兼用彼諸文此治以令訝者即宰夫云待賓客之令謂朝聘賓客之小治拜賜即其一耑也又大治則大僕以達於王不以令訝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是也　注云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者治即復逆之事與小宰治訟之治義同凡諸辯陳訴請求皆是鄭云正貢賦理國事者約舉一耑以見義耳云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者朝謂治朝賓客以所欲治者告訝訝爲如治朝以其事達於王辯理其可否也

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

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　疏

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者道唐石經作導今從宋本及釋文導

正字道𠬝字詳寺人疏　注云從者凡介以下也者賈疏云上掌客凡介行人宰史從賓客來者皆是從者也云人其屬胥徒也者郎掌訝所屬胥四人徒四十人是也云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者賈疏云使不得侵陵從者也及歸送亦如之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欜待事之屬疏及歸送亦如之者此亦與訝士送之與前來時與士逆賓於疆同故聘義賓歸亦云士送至于竟是也經不云與士者冡上文省　注云如之者送至于竟如其前驅聚欜待事之屬者亦如前來時之禮送至于疆竟即疆也賈疏云來時訝爲之道今歸又爲之道及聚欜待事皆如前故云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

疏注云所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者於各本誤于今據明錢氏鈔本監本毛本正此明通記訝事故兼有卿大夫士非掌訝中士所爲也聘禮載行聘之禮云厥明訝賓于館注云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此聘問之日迎賓之事彼賓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賈疏云此訝是諸侯朝覲卿大夫士聘問之日訝之入至朝聘之時案聘禮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卽館訝公命注云使己迎待之命又見之以其摯注云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聘問之日亦使之訝者但天子有掌訝之官卽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諸侯兼官故大夫士爲訝賓卽館時亦爲之訝與此掌訝不同也詒讓案聘禮記主聘問言故不及

諸侯卿訝此皆關朝覲故有卿訝也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疏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者此訝亦通指王使迎賓客之訝往謂往至客館也覲禮賜舍後云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大夫者卿爲訝者也亦引此經爲釋是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節以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咸皆也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疏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者節蓋旌節也與行夫環人及布憲所執略同云及其萬民之所聚者者謂國都之外有大都邑亦巡行之也云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之好惡辟行之者宣布王之威德與擇人爲官聯也　注云節
以爲行信者地官敘官掌節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云
幣以見諸侯也者亦以禮動不虛雖王使巡行邦國其見諸侯
亦自有摯幣玉帛之屬也云咸皆也者大卜注同云辟讀如辟
忌之辟者辟忌見誦訓段玉裁云辟避古今字云使皆知王之
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者明使邦國君民皆順
王之好惡也緇衣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
淫則不惑矣是其義**使和諸侯之好**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爲和
合之［疏］注云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爲和合之者賈疏云下有結
其交好爲朝聘則此好謂使爲婚姻之好也案和好亦謂非朝
聘而特遣使通其和好若典瑞穀圭以和難之類皆是不必專

抗婚姻貢說未然達萬民之說說所喜也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疏注云說所喜也者爾雅釋詁云悅喜樂也國語周語韋注云說古悅字案此與撢人使萬民和說義同云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者於舊本作于今據錢鈔本明監本毛本校正賈疏云掌交既巡民閒見民有喜說之事王與國君未知掌交通達于王及國君也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通事謂朝覲聘問也疏注云通事謂朝覲聘問也者據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又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皆以禮相交通之事亦兼凡使命往來言之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法之禁九戎九

伐之戒疏以諭九稅之利者以下五事並蒙諭爲文大戴禮
朝事篇云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
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
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
用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案彼記即本此經　注云諭告曉也
者說文言部云諭告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九稅以下五者並
當告邦國使曉其利害也云九稅所稅民九職也者說文禾部
云稅租也租田賦也賈疏云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既任之使
之營種因即稅之三農生九穀稅九穀園圃毓草木稅草木九
稅唯臣妾聚斂疏材者無稅今掌交還以此九稅之法告曉使
之任之稅之案鄭賈以九職爲地稅故以當此九稅實則此九

稅當爲大宰之九賦司書謂之九正彼注云九正謂九賦九貢
正稅也其義正同九職任民乃口賦非地稅之正其也互詳大
宰疏云九禮九儀之禮者賈疏云以其大行人小行人掌諸侯
掌九儀之禮以其專據諸侯國不得以大宗伯九儀解此也言
之親則弱𢔶是也云九牧九州之牧者牧卽九州長也詳大宰
疏賈疏云大司馬九法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故云維云九禁九
法之禁者卽大司馬九法平邦國禁者禁其不奉法也大行人
時會以發天下之禁彼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此九伐別入下文
九戎故更以九法爲釋與彼義異云九戎九伐之戎者說文戈
部云戎兵也大司馬九伐皆用兵威武之事故謂之九戎之威
大戴朝事篇說九伐之法亦云震威之是也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疏掌都家之國治者謂國有事施於都家及都家以事請於國通謂之治下文云凡都家之治於國者是也此官爲都家之臣奉其君長之命居於王國者故國治下達都家治上達通掌之也此職凡言國者並指王朝言與敘官每國上士二人指大都言者異賈疏謂國即都家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不同皆謂之國即王制云畿內九十三國失之　注云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者王子弟公卿之采地爲都大夫之采地爲家詳載師及春官敘官都

宗人家宗人疏云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者鄭亦以國指王朝言也請都家以文書請事於朝則朝大夫爲平理而達之今案朝大夫唯主達其文書不必有平理之事注義未壔

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

疏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者謂王每日視路門外之治朝聽受國之政事朝大夫亦在位故得聽聞王國所施行之事記錄之而以文書告其君長也　注云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者謂國有政治通行於畿內者朝大夫聽得之則以告都家之君長亦依放而行之也然王朝有大政治雖不施於都家者亦當告其君長注偏舉一

尚耳命正獄云朝大夫若漢郡國邸吏國事故者請邸報是也
云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者賈疏云摠而言之皆曰國君
別而言之唯三公及王子弟得稱國君卿大夫摠稱長是以司
裘國君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是其別稱也詒讓案君卽
大都之主長卽小都及家之主也通言之大都亦稱長大宰乃
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是也**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使以告
其都家之吏疏國有政令者謂政令專施於都家者也云則令
其朝大夫者謂政令既宣布則各以文書下其都家之朝大夫
也　注云使以告其都家之吏者賈疏云上文據天子國事遣
朝大夫告君長此經據天子政令告朝大夫之事詒讓案都家
之吏卽下文云有司是也鄭以此不云告其君長故云告其吏

然王朝有攻令施於都家亦當告其君長注文亦不具也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疏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聽謂王官斷其治之是非也賈疏云此經據都家有事上詣王府之事　注云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者謂都家之有司有小事以文書請於國者則先達朝大夫朝大夫先平理其是非而後告於國有司也今審釋經義都家之治必由朝大夫而達者以防其詐僞及壅遏耳此官所主者傳達徵令之事似無平理之權鄭說恐非經義云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者鄭

意朝大夫是上士中士爵卑不能平理大事故都家之吏自告其君長其君長專達於朝不因朝大夫也今案都家有大事則當令專使來至王國咨問辯論非徒以文書上達故不因此官亦非爲其爵卑不能平理也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不及謂有稽殿之

疏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者此治謂王國所令徵發及計考之事也俞正燮云誅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諸郡國邸吏 注云不及謂有稽殿之者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廣雅釋詁云殿後也負也謂阻遏法令後期事不辨者也賈疏云都家治有不及稽殿誅朝大夫者以其朝大夫專主都家責其不能催促故也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都司馬家司馬

疏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者此亦謂徵令有

不及者也　注云有司都司馬家司馬者謂都家司馬帥車徒從王者也賈疏云言此者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都司馬王家之司馬王臣爲之者家司馬鄉大夫使家臣自置其司馬者也詒讓案知有司非卽朝大夫之屬者明朝大夫當日朝以聽國事故不得從軍也都司馬亦當以家臣爲之詳夏官敘官及都司馬疏

都則闕疏都則者案此非官名此條蓋西漢時經師所增當刪詳敘官疏

都士闕

家士闕

周禮正義卷七十三終